

Processo n.º 383/2024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Relator: Fong Man Chong

Data: 17 de Julho de 2024

ASSUNTOS:

- Disposição de rendas provenientes dum imóvel dado de arrendamento, bem próprio de outro cônjuge

SUMÁRIO:

É a Ré, cônjuge e “administradora” (de facto) de bens próprios de outro cônjuge sobre quem recai o ónus de prova no caso de aquela invocar que as rendas provenientes dum imóvel que foi dado de arrendamento a terceiro e que ela utilizava, com “consentimento” do cônjuge, as rendas para suportar as despesas domésticas, caso estas existam.

O Relator,

Fong Man Chong

Processo nº 383/2024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Data : 17 de Julho de 2024

Recorrente : **A** (Ré)

Recorrido : **B** (Autor)

*

Acordam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 RELATÓRIO

A, Recorrente, devidamente identificada nos autos, discordando d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datada de 05/12/2023, veio, em 21/12/2023, recorrer para este TSI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198 a 208,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1. 本上訴之標的為原審法院於2023年12月05日所作出之判決書之對原告不利部份 (即裁定被告需向原告支付損害賠償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部份, 對於其他原審法院裁定屬對原告有利部份並不構成本上訴之標的)。

2. 原審法院在清理批示內於調查基礎事實第12-13條指出:

「第十二條

因家庭原因, 被告一直以來都負責管理與家庭有關不動產, 包括涉案的兩個不動產?

第十三條

原告多年來是同意以家庭不動產之收益作為家庭開支？」

3. 原審法院就第12-13條事實作答覆疑問點時認同被告(即本上訴之上訴人)一直以來都負責管理與家庭有關不動產，包括確定事實C項及D項的兩個不動產，而第13條則應視為未能證實。

4.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這樣認定明顯違反了書證及一般經驗法則。

5. 首先，原告於庭審進行當事人陳述時就第13條事實，明確表示一部分收入用作家庭開支。(可參閱庭審紀錄及有關錄音)

6. 因此，上訴人聲請將原告作出部份自認之內容載於紀錄，有關內容指出：「由於原告明確表示承認被告處理家庭不動產部分作為家庭開支，屬於疑問點第13條的部分內容，對法庭將來作出判決具有極重要的作用，因此，被告要求明確標明被告承認多年來原告是同意以家庭不動產的部分收益作為家開支”。

其後，主席法官重申，考慮到原告作出陳述的態度翻來覆去，其沒有對所陳述事宜作確切承認，法庭亦無法明確確認原告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3條之事宜有作出確切承認，因此，法庭不認為有任何需要將原告承認之行為紀錄。」

7. 原告這樣的行為理應記載為自認，但原審法院並沒有認同，但由於這為事實之認定，類似事實事宜之篩選，故只能留待最終上訴時才能提出質疑。

8. 在尊重不同見解下上訴人無法認同原審法院在第13條事實上所作出的認定。雖然原審法院認為原告在陳述的過程中態度反覆，未有確切承認該事實，但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即使不能視原告就該條事實作出自認，亦最少應視原告就該事實已作出了部份自認而非完全認定該事實為未能證實。

9. 此外，上訴人認為尚應考慮證人於庭審所作之證言，正如證人所言，原告是自己父親的乾兒子，故此證人與原告一家的關係親密得如家人一樣，而其在庭審作證時亦明確地指出一直以來家庭的一切事務皆是由上訴人獨自處理。

10. 故原審法院指證人證言片面為不實。

11. 而更重要的是，原審法院並沒有考慮上訴人在答辯狀中提交的證據。

12. 原告提交了書證(卷宗第104頁至107頁及卷宗第116頁至120頁)當中也提到上訴人有支付家庭開支，而原告並沒有為家庭開支支付任何金額。

13. 根據上訴人答辯狀提交的文件一(卷宗第54頁至56頁)中明確載明，若原告沒有回覆則視為默示同意繼續以租金收入作為家庭開支。

14. 根據《民法典》第209條之規定，法律行為之意思表示可為明示或默示，從完全有可能顯露意思之事實推斷出之表示為默示。

15. 原告自收到上訴人之信函起至現在，就如何支付家庭開支沒有任何書面回覆。

16. 根據信函之內容及有關事實，可以完全合理的推斷出原告當時是同意以租金收入作為家庭開支。

17.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該條事實之認定上明顯存有違反書證及一般經驗法則的瑕疵。

18. 上訴人認為透過原告之陳述、卷宗之書證及證人之證言，根據一般經驗法則，兩者相結合已經足以支撐該條事實之存在。

19. 故此上訴人認為調查基礎內容第13條事實應視為完全獲得證實。

20. 即使不能視為完全獲得證實但最少亦應考慮視為獲得部份證實而並非原審法院所認為的未能獲得證實。

21. 為此，本上訴基於原審法院認定調查基礎內容第13條的事實為不獲證實，因此為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規定之效力，本上訴亦針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3條的事實裁判提出爭執。

22. 關於原告提出的損害賠償請求之部份，原審法院在相關部份具體指出：「最後，就XX住宅單位，於2020年5月之後，原告已明確表示反對被告繼續管理，被告仍執意管理原告的財產，不交出住宅單位的鎖匙，更將之出租，被告的此一行為侵犯了原告對XX住宅單位的所有權，被告的行為侵害了原告的自由使用及支配屬其個人所有的XX住宅單位“AE5”及對不動產的享益，被告確實實施了不法行為。

除了不法行為，損害賠償的成立還必須取決損害的存在。

原告未能將房地產出租，原告會因此而不能獲得出租的租金，抽象而言，原告必會有損失。

原告主張其損失為當時單位的估計租值每月HKD\$15,000.00元。

另外，案中資料顯示被告在2020年8月開始，以HKD\$18,000.00元將住宅單位租

出，原告要求的估計租值沒有與實際租值偏離。

在2020年8月至2022年3月前，原告的實際損失應為HKD\$18,000元收益，自2022年3月後，根據既證事實，原告已收到了租金收益，因此便再沒有損失。

因此，原告的損失應為HKD30,000 ($\$15,000 \times 2$) + HKD\$5,000 ($\$15,000/30 \times 10$) + HKD\$342,000 ($\$18,000 \times 19$) (08/2020 ~ 02/2022)，總數為HKD\$377,000.00元。

因此，被告須向原告賠償HKD\$377,000.00元，相等於MOP\$388,875.50元。」

23. 基於上述理由說明，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應向原告作出MOP388,875.50元之損害賠償，即相當於相關單位因未能出租抽象計算之2個月零10日的估計租值加上其後不動產出租後所收到的19個月租金之價值，在充分尊重原審法院意見的情況下，上訴人不能同意有關損害賠償之判決。

24. 原審法院在判決書中指於2020年5月20日起因著原告已透過掛號信向上訴人作出明示反對其繼續管理原告其財產，自此上訴人已不具正當名義對原告的個人財產作出一般管理行為，而此後亦不適用委任的規定。

25. 事實上，上訴人已於2020年5月28日就上述信函以掛號信方式作出回覆，上訴人於信函中詢問原告是否同意繼續以租金作為家庭生活開支之用或是以其他方式作出支付，並且就多年來的租金收支作出說明，並要求原告在同年6月5日前就相關事宜作出回覆，否則即視原告承認及同意有關事宜。

26. 其後，原告於同年6月12日方再次透過掛號信作出回覆，但就上述事宜並未有作出明示拒絕，有見及此，上訴人基於該信函之內容以及過往多年在原告默示同意下一貫以租金用作「家用」的方式，認為原告此時是默示同意繼續以租金用於日常家庭生活開支之用。

27.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1537條規定：“一、夫妻雙方按各自之能力共同負起承擔家庭負擔之義務，且任何一方均得透過運用其資源應付有關負擔、做家務、照顧及教育子女之方式履行該義務。

二、夫妻之一方所承擔之家庭負擔超過按上款規定應由其負擔之部分者，推定其放棄向他方要求給予相應補償之權利。

三、夫妻任一方均得因對方未承擔應負之上述負擔，而要求直接收取由法院在對方之收益或收入中指定之部分。”

28. 且參考終審法院第11/2015號案的合議庭裁判當中所引用有關家庭負擔的見解：

[F.PEREIRA COELHO及GUILHERME DE OLIVEIRA¹在談到家庭生活的正常負擔時指出：“相對於夫妻生活水平而言，這應該是小額的債務，一般具有經常性或週期性，可以由夫妻任何一方自由締結。當中包括衣、食、醫、藥等方面的債務。通常而言是夫妻一方在管理他權力範圍內的用於經營家庭的財產的過程中為夫妻共同利益而設定的債務；如果是這樣，那麼根據第1691條第1款c項²的規定就應由雙方共同負擔；但法律甚至根本不要求證明該項中所要求的前提條件，因為推定它們已經成立。又或者不是因管理財產而產生或不是為夫妻共同利益而設定的債務，但卻在正常開銷的範圍之內，例如為支付一個兒子的手術或度假費用而設定的債務。至於這些債務是在婚前還是婚後所欠下，以及夫妻間採取何種財產制度，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們是為了籌備結婚或因為家庭生活而產生的費用，夫妻任何一方都不能逃避，即便他本人並沒有親自設定債務，也沒有對此明確表示同意”。]

29. 上訴人直至2022年3月都是將不動產租金收入用於一般家庭日常生活的開支上，如子女的學費、日常起居的費用、因管理不動產而生的費用(諸如管理費、房屋稅、地租、地產佣金等)、保險費、水電費等，正如尊敬的原審法院於判決中所指，原告一直知悉亦默示同意上訴人將租金收入用作家庭生活開支，及後透過掛號信就有關上訴人將繼續以租金負擔家庭開支一事作出回覆時並未作出反對亦未提出以其他方式負擔家庭生活開支，即原告事實上是同意上訴人繼續像以往一樣將租金用於家庭負擔上。

30. 依據上述條文第二款之規定，上訴人認為應推定原告放棄要求上訴人給予補償的權利。

31. 綜合上述及為著上條之效力，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人比部份上訴理由成立，並裁定上訴人無需向原告賠償MOP388,875.50元之損害賠償。

32. 若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不認同上訴人上述之觀點，上訴人認為尚需考慮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及進行計算所參考之物業估價報告書。

33. 原審法院於判決書中指出抽象計算出原告在2020年5月20日、6月及7月不動產未有出租的情況下，按原告方所提供的物業估價報告書所預計，該物業在市場上可以立即以

¹ F. PEREIRA COELHO 與 GUILHERME DE OLIVEIRA 合著：《Curso de Direito da Família》，第一卷，《Introdução, Direito Matrimonial》，科英布拉出版社，2008年，第四版，第408頁及第409頁。

² 指的是葡萄牙《民法典》。

HKD15,000元進行租賃，但上訴人認為不應單純參考該報告書之估值計算損害賠償之金額及可以作出租賃的時間。

34. 參考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第10/2022號案對造成損害賠償有關適當因果關係的見解：

「根據《民法典》第477條第1款的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成之損害向受害人作出損害賠償。

因此，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成立的前提包括不法事實、侵害人之過錯、損害以及事實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係。

對於因不法事實而產生的民事責任，應由受害人，即追究責任之訴的原告，證明相關責任的所有前提(事實的不法性、過錯、損害以及因果關係)，因為這些是創設原告所主張的權利的事實。

《民法典》第480條規定：

“一、侵害人之過錯由受害人證明，但屬法律推定有過錯之情況除外。

二、在無其他法定標準之情況下，過錯須按每一具體情況以對善良家父之注意要求予以認定。”

有關因果關係，《民法典》第557條規定，“僅就受害人如非受侵害即可能不遭受之損害，方成立損害賠償之債”。

眾所周知，在確定賠償義務方面，目前所採取的是適當因果關係理論，根據該理論，事實必須適宜造成損害，損害是該事實的適當效果。

按照Almeida Costa教授的觀點，“沒必要對不法事實發生後的所有損害予以補償，而只須對其確實造成的損害，即可以被認為是該事實所產生的損害作出賠償”。

該作者還談到，適當因果關係理論的核心思想在於，“當一個條件在抽象意義上顯示適於造成損失時，它被視作造成該損失的原因”。

根據Pessoa Jorge教授的觀點，“適當因果關係理論……從事實之後和一般而言亦為損害之後的實際情況出發，肯定兩者之間的聯繫，前提是按照事物的正常發展，能夠合理斷定後者源於前者。以一種並不十分講究的方式加以概括，我們可以說：損害賠償之債僅因損害

而存在，該損害指：在有侵害之結果時，可能(即按照嗣後作出的可能性判斷)由該結果產生損害；或者以否定句表達之：盡管有侵害之結果，但依據可能性之判斷從中不會產生損害，這時不存在損害賠償”。」(橫線標示為後來所加上)

35. 原審法院根據一份原告人所提供的由C有限公司所作出之物業估價報告書作出了抽象計算，認為在2020年5月20日至7月31日期間因上訴人的原因導致原告未能出租該不動產並獲得租金，縱然C有限公司所作出之物業估價報告書指出該物業是可以在市場上立即進行租賃，但上訴人認為不應單憑該報告書即可就進行租賃的時間作出推算。

36. 首先，正如上訴人在回覆原告的信函所說，一直以來不動產都並非能夠連續地出租，況且2020年正值新冠疫情期間，澳門的經濟亦受到頗大的影響，在發生疫情前都並非絕對能隨時成功出租物業，更何況是在世界各地經濟都受挫的新冠疫情期间，故此，在充分尊重原審法院不同觀點的情況下，上訴人實在未能同意有關計算方法。

37. 其次，原告雖然一直強調是因上訴人之過錯導致原告無法將物業出租，從而要求上訴人作出損害賠償，但事實上原告從未積極地去將不動產進行出租或委託地產中介代其出租，甚至其後物業能成功出租亦是由上訴人所促成。可見原告一直強調的損害與上訴人的行為並沒有必然及適當的因果關係。

38. 此外，原審法院在判決書中計算損害賠償時亦未有減去不動產之管理費、房屋稅及因出租該物業而需要支付的地產中介人的佣金等費用，支付上述費用皆是原告作為不動產所有權人應負上之義務，而且原告在案件編號FM1-21-0003-CIV中亦引用了一份由上訴人所製作的多年來各不動產的租金收入計算明細作書證用途，租金收入計算明細中內容包括上述提及的費用，既然原告引用了該份由上訴人編制的計算明細作書證之用，即表示原告是認同費用的支出及同意該些費用的計算方式。

39. 考慮以上因素，上訴人認為判決書中有關損害賠償金額最多應為2020年8月至2022年2月的租金並扣除因管理及出租物業而生的支出(如管理費、維修費、地產佣金和各種稅項等)後之金額。

40.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既往地作出公正裁決，裁定上訴人將租金收益用於家庭負擔上並依據澳門《民法典》第1537條第二款之規定，推定原告放棄要求上訴人給予補償的權利，裁定上訴人無需作出損害賠償之上訴理由成立，作為補充請求，倘

尊敬的法官 閣下認為上訴人無需作出損害賠償之主請求不成立之情況下，則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裁定損害賠償之金額應重新作出計算。

*

Corridos os vistos legais, cumpre analisar e decidir.

* * *

II -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Este Tribunal é o competente em razão da nacionalidade, matéria e hierarquia.

O processo é o próprio e não há nulidades.

As partes gozam de personalidade e capacidade judiciária e são dotadas de legitimidade *“ad causam”*.

Não há excepções ou questões prévias que obstem ao conhecimento do mérito da causa.

* * *

III – FACTOS ASSENTES:

A sentença recorrida deu por assente a seguinte factualidade:

已確定事實:

- 於 1985 年 09 月 23 日，原告與被告在中國內地締結婚姻，當時雙方並沒有訂立任何婚前協定。(已確定事實 A)項)
- 於 2004 年 04 月 15 日，原告與被告訂立婚後協定，變更婚姻財產制度為分別財產制，並於同年 4 月 26 日向民事登記局申請將該婚後協定附註於結婚紀錄中 (見卷宗第 7 頁，其內容在此視為獲完全轉錄)。(已確定事實 B)項)
- 自 2006 年 03 月 14 日起，原告登記為位於澳門 XX 街 XX 號 XX 大廈 XX 樓 AE 座居住單位(以下簡稱為“涉案單位”)之所有權人，物業登記標示編號為 2XXX3，房地產紀錄編號為 7XXX3，業權人登錄編號為 12XX4G，財政局登錄之房地產價值為 MOP\$1,632,000.00 (見卷宗第 14 頁至第 15 頁，其內容在此視為獲完全轉錄)。(已確定事實 C)項)

- 自 2017 年 08 月 18 日起，原告登記為位於澳門 XX 街 XX 號 XX(停車場) 26 汽車停車位(以下簡稱為“涉案車位”)之所有權人，物業登記標示編號為 2XXX4-A，房地產紀錄編號為 7XXX8，業權人登錄編號為 33XXX7G，財政局登錄之房地產價值為 MOP\$600,000.00 (見卷宗第 23 頁背頁至第 24 頁，其內容在此視為獲完全轉錄)。(已確定事實 D)項)

- 於 2020 年 05 月 20 日，原告與被告的兒子 D 接收了卷宗第 28 頁的掛號信(其內容在此視為獲完全轉錄)，並於同年的 05 月 28 日，被告透過律師作出覆函。(已確定事實 E) 項)

- 原告清楚知悉管理有關單位需繳交管理費和地租等費用。(已確定事實 F)項)

調查基礎內容：

- 原告不持有涉案住宅單位的門匙。(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4 條的答覆)

- 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原告透過律師以雙掛號信形式向被告發出載於卷宗第 25 頁至第 27 頁的文件，其內容在此視為獲完全轉錄。(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6 條的答覆)

- 被告知悉原告在第 25 至 27 頁所表達的立場。(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7 條的答覆)

- 於 2020 年 4 月 23 日之時涉案住宅單位之每月估計租值為 HKD\$15,000.00。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9 條的答覆)

- 於同年 4 月 24 日之時涉案車位之每月估計租值為 HKD\$2,500.00。(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10 條的答覆)

- 2022 年 3 月 1 日，原告之 E 銀行帳戶號 182XXX379 收到涉案住宅單位 2022 年 3 月的租金為 HKD\$18,000.00。(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11 條 B 的答覆)

- 2022 年 3 月 12 日，被告透過電話短訊通知原告，被告從 2022 年 3 月起再不會處理涉案住宅單位的租賃事宜，並告知原告就租賃期滿後的續租事宜可與承租人接洽的方式 (見卷宗第 93 頁，其內容在此視為獲完全轉錄)。(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11 條 C 的答覆)

- 被告有負責處理與家庭有關的不動產，包括確定事實 C)項及 D)項的兩個不動產。
(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12 條的答覆)

* * *

IV – FUNDAMENTAÇÃO

Parte A: impugn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feita pelo Autor/Recorrente

O Recorrente veio a impugnar a matéria de facto, atacando as respostas dadas pelo Colectivo aos quesitos 12º e 13º, defendendo que a resposta dada ao quesito 13º deve ser positiva (ou parcialmente).

*

A propósito da impugn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o legislador fixa um regime especial, constante do artigo 599º (Ónus do recorrente que impugne a decisão de facto) do CPC, que tem o seguinte teor:

1. Quando impugne a decisão de facto, cabe ao recorrente especificar, sob pena de rejeição do recurso:

a) **Quais os concretos pontos da matéria de facto que considera incorrectamente julgados;**

b) **Quais os concretos meios probatórios, constantes do processo ou de registo nele realizado, que impunham, sobre esses pontos da matéria de facto, decisão diversa da recorrida.**

2. No caso previsto na alínea b) do número anterior, quando os meios probatórios invocados como fundamento do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tenham sido gravados, incumbe ainda ao recorrente, sob pena de rejeição do recurso, indicar as passagens da gravação em que se funda.

3. Na hipótese prevista no número anterior, e sem prejuízo dos poderes de investigação oficiosa do tribunal, incumbe à parte contrária indicar, na contra-alegação que apresente, as passagens da gravação que infirmem as conclusões do recorrente.

4. O disposto nos n.os 1 e 2 é aplicável ao caso de o recorrido pretender alargar o âmbito do recurso, nos termos do n.º 2 do artigo 590.º

Ora, a especificação dos concretos pontos de facto que se pretendem questionar com as conclusões sobre a decisão a proferir nesse domínio delimitam o objecto do recurso sobre a impugnação da decisão de facto. Por sua vez, a especificação dos concretos meios probatórios convocados, bem como a indicação exacta das passagens da gravação dos depoimentos que se pretendem ver analisados, além de constituírem uma condição essencial para o exercício esclarecido do contraditório, servem sobretudo de base para a reapreciação do Tribunal de recurso, ainda que a este incumba o poder inquisitório de tomar em consideração toda a prova produzida relevante para tal reapreciação, como decorre hoje, claramente, do preceituado no artigo 629º do CPC.

É, pois, em vista dessa função delimitadora que a lei comina a inobservância daqueles requisitos de impugnação da decisão de facto com a sanção máxima da rejeição imediata do recurso, ou seja, sem possibilidade de suprimento, na parte afectada, nos termos do artigo 599º/2 do CPC.

*

No que respeita aos critérios da valoração probatória, nunca é demais sublinhar que se trata de um raciocínio problemático, argumentativamente fundado no húmus da razão prática, a desenvolver mediante análise crítica dos dados de facto veiculados pela actividade instrutória, em regra, por via de inferências indutivas ou analógicas pautadas pel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lhidas da normalidade social, que não pelo mero convencimento íntimo do julgador, não podendo a intuição deixar de passar pelo crivo de uma razoabilidade

persuasiva e susceptível de objectivação, o que não exclui, de todo, a interferência de factores de índole intuitiva, compreensíveis ainda que porventura inexprimíveis. Ponto é que a motivação se norteie pelo *princípio da completude racional*, de forma a esconjurar o arbítrio³.

É, pois, nessa linha que se deve aferir a razoabilidade dos juízos de prova especificamente impugnados, mediante a análise crítica do material probatório constante dos autos, incluindo as gravações ou transcrições dos depoimentos, tendo em conta o respectivo teor, o seu nicho contextual histórico-narrativo, bem como as razões de ciência e a credibilidade dos testemunhos. Só assim se poderá satisfazer o critério da prudente convicção do julgador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livre, em conformidade com o disposto, designadamente no artigo 390º do CCM,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igo 558º do CPC, com vista a obter uma decisão que se possa ter por justa e legítima.

Será com base na convicção desse modo formada pelo Tribunal de recurso que se concluirá ou não pelo acerto ou erro da decisão recorrida.

Repita-se, ao Tribunal de recurso não compete reapreciar todas as provas produzidas e analisadas pelo Tribunal a quo, mas só aqueles pontos concretos indicados pelo Recorrente como errados ou omissos!

*

Os quesitos atacados têm o seguinte teor:

第十二條

因家庭原因，被告一直以來都負責管理與家庭有關不動產，包括

³ Sobre o princípio da completude da motivação da decisão judicial ditado, pela necessidade da justificação cabal das razões em que se funda, com função legitimadora do poder judicial, vide acórdão do STJ, de 17-01-2012, relatado pelo Exm.º Juiz Cons. Gabriel Catarino, no processo n.º 1876/06.3TBGDM.P1 .S1, disponível na Internet – <http://www.dgsi.pt/jstj>

涉案的兩個不動產？

證實被告有負責處理與家庭有關的不動產，包括確定事實C)項及D)項的兩個不動產。

第十三條

原告多年來是同意以家庭不動產之收益作為家庭開支？

未能證實。

O Colectivo fundamentou a sua decisão nos seguintes termos:

“(…)

基於卷宗第25至28頁的文件，結合已確定事實E)項，足以對第6條及第7條的事實的答覆作出認定。

至於兩個不動產純粹是原告委託被告管理，還是如被告所主張基於家庭原因，一向由被告負責處理家庭財產並將相關收益用於家庭開支的事實，兩名當事人分別作出了當事人陳述，各自的聲明基本上維持各自主張的事實版本，無助於釐清事實的真相（除了已認定具自認聲明的事實外）。

案中唯一聽取的雙方共同證人F，雖然可以視為雙方的親友，對原被告的家庭情況有了解，但其證言顯示其所知甚為片面，不了解詳情，尤其是對兩人的資產管理狀況不太了解，亦不太清楚兩人家庭開支的分配問題，證人的陳述只流於支離破碎的片段，僅此名證人的薄弱證言而無其他可靠的證據佐證，不足以令法院認定任何一個事實版本。

因此，本院認為除了客觀上由被告負責處理涉案兩個不動產的事實外，其餘原告及被告主張的大部分事實，尤其是被告管理不動產的原因

的事實均不能獲得證實。因此，法院僅認定對第1條及第12條的答覆；而第2條、第3條、第5條、第8條、第11條、第11條A、第11條D、第13條、第15條、第16條及第18條的事實均不能獲得證實。

由於不能釐清雙方在婚姻存續期間就管理兩個不動產所達成的共識，加上雙方的爭議是在婚姻瀕臨破裂而要求進行分產的情況下而出現，因而亦不能認定被告有否拒絕返還不動產及阻止原告管理不動產的事實。”

Ora, que oferecemos a dizer:

1) – Em primeiro lugar, não se verificam elementos probatórios constantes dos autos que permitam tirar uma decisão diversa da proferida pelo Colectivo, ou seja, não se reúnem os pressupostos exigidos pelo artigo 599º do CPC;

2) – O que o Recorrente ataca é a convicção do julgador, pois este explicou com clareza por que razão é que a resposta do quesito 13º é NEGATIVA, pois não é de acolher 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ouvidas, que pouco contribuíram para 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3) – Aliás, a matéria de facto alegada pelo Autor/Recorrente é muito deficiente, visto que, para se defender com os argumentos da existência de despesas domésticas, é preciso alegar-se e comprovar-se a existência de vida comum, as despesas familiares (com indicação concreta de pormenores), nada isto foi feito.

4) Na ausência de elementos probatórios para sustentar a posição do Recorrente e não se verificando err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s, **é de julgar improcedente a impugnação feita pelo Recorrente, mantendo-se as respostas**

fixada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

Prosseguindo,

Como o recurso tem por objecto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1ª instância, importa ver o que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Este afirmou na sua douta decisão:

I) 敘言

B, 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73XXXX1(7), 居於澳門XX大馬路XX號XX花園(XX苑)XX樓XX座

提起 **通常宣告程序** 針對

A, 女, 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12XXXX1(0), 居於澳門XX大馬路XX XX XX樓XX座

原告提交載於第2至4頁之起訴狀, 原告請求判處其訴訟請求成立, 並要求:

1) 宣告原告為聲請返還澳門 XX 街 XX 號 XX 大廈 XX 樓 AE 座居住單位及位於澳門 XX 街 XX 號 XX(停車場)26 汽車停車位的唯一和正當所有人, 和宣告被告占用及持有該居住單位及車位是無依據的、非法的和惡意的; 及

2) 判處被告承認原告對上述居住單位及車位的所有權, 同時將居住單位連同門匙、車位連同停車場門的遙控、與管理相關的委任文書及倘有的租賃合同返還給原告; 及

3) 判處被告賠償原告的損失, 按每月 HKD\$15,000.00 計算, 自 2006 年 4 月起計直至實質返還涉案單位, 截至 2021 年 8 月, 被告針對涉案單位須向原告支付賠償合共為 MOP\$2,858,250.00; 以及按每月 HKD\$2,500.00 計算, 從 2017 年 9 月起計直至實質返還涉案車位, 截至 2021 年 8 月, 被告針對涉案車位須向原告支付賠償合共為 MOP\$123,600.00; 及

4) 判處被告支付本案之訴訟費用, 包括職業代理費及開支費用。

依法對被告作出傳喚後，其提交了第46至53頁之答辯狀，抗辯指從來沒有不承認原告之所有權，不存在占有或持有原告之不動產，指與原告為夫妻關係，一直以來皆是由被告負責管理與家庭有關的不動產，並且是在原告的同意下將所有收益用於家庭開支上，同時，被告還指出僅“AE5”單位有出租予他人收取租金，但單位有時也會處於空置及沒有租金收入，而“26”車位自購入以來並沒有出租且為原告所用，原告在清楚知悉上述安排及家庭狀況下仍執意向被告追討多年來的收益，主張原告無權要求被告返還該等不動產收益，且認為原告刻意隱瞞及扭曲事實屬惡意訴訟，應判處其向被告支付因惡意訴訟之訴訟代理人服務費開支。

隨後，原告在反駁（見卷宗第68至72頁）中就被告提出的抗辯及惡意訴訟作出了答覆。

製作了清理批示，並篩選了確定事實以及置於調查基礎內容的事實事宜。

*

於2022年3月16日，原告呈交嗣後訴辯書狀（見卷宗第87至88頁），主張有關被告在2022年3月透過電話表示不再管理案中的不動產以及將2022年3月的租金存入原告銀行帳戶的事實。

法院接納了原告呈交的嗣後訴辯書狀並將當中爭議的事實列入調查基礎內容。

本院依法由合議庭主席以獨任庭形式對本訴訟進行公開審理。

在事宜、等級及地域方面，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不存在不可補正之無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且具有正當性。

沒有無效，抗辯或妨礙審查本案實體問題且依職權須即時解決的先決問題。

II) 事實

經查明，本院認定如下事實：

(.....)

III) 法律理據

確定了既證事實，現對事實作出分析及考慮適用的法律問題。

原告主張其曾將涉案的單位及車位委託被告管理，但被告從未將管理的收益及與之相關的文件出示或返還予原告。原告自2020年起多次要求被告返還涉案單位的門匙、車位停車場門的遙控，以及收回管理權，並要求被告將委任文書、出租收益及租賃合同返還予原告，但被被告拒絕，因而提起本訴訟要求被告承認其對案中獨立單位及車位的所有權以及就過往被告管理兩項不動產的租金收益作出賠償。

被告在答辯中抗辯指其與原告為夫妻關係，而案中爭議的“AE5”獨立單位及“26”車位實乃眾多家庭財產中的其中兩個不動產，指原告多年來都不理會和不管理有關不動產，一直以來也是由被告負責管理與家庭有關的不動產和處理租務及收取租金，且是在原告的同意下將家庭不動產的收益用作家用以支付日常生活開支，因而指原告無權要求就不動產的收益作出返還。此外，被告尚指僅“AE5”獨立單位有出租，而“26”車位則一直沒有出租並由原告或家庭所自用，然而，原告在2020年5月的律師信函中除要求被告返還兩個不動產外，尚追討被告自購入兩個不動產以來（分別為2006年3月及2017年8月）的租金收益，原告雖然清楚知道“26”車位沒有出租的情況下仍追討有關之租金損失，認為原告故意歪曲事實存在惡意，因而要求判處原告惡意訴訟及判處其向被告支付因惡意訴訟而衍生的訴訟代理人服務費開支。

原告提出的是返還所有權之訴。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條規定：

“一、物之所有人，得透過司法途徑要求占有或持有屬其所有之物之任何人承認其所有權，並向其返還該物。

二、所有權一經承認，則僅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方得拒絕返還所有物。”

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的成立，主流學說及司法見解均認為須具備以下兩項要件：1) 對物具有所有權；2) 物被他人占有或持有。

*

一) 對物具有所有權

根據既證事實，原告確為位於澳門XX街XX號XX大廈XX樓AE座居住單位的獨立單位，及位於澳門XX街XX號XX(停車場)26汽車停車位的登記權利人，彼等在物業登記局的登錄編號分別為2XX3及2XX4-A。

《物業登記法典》第七條規定：“登記一經確定，即推定所登記之權利完全按登記中對該權利所作之規定存在並屬於所登錄之權利人所有。”

基於原告享有登記的推定，故此，其無疑為案中爭議的兩個不動產的所有權人。

*

不過，原告及被告均指出兩人之間存在婚姻關係，故此，有必要考究兩個不動產在夫妻財產中的屬性。

既證事實顯示原告與被告之間存在婚姻關係，於1985年9月23日在中國內地締結婚姻，當時雙方並沒有訂立任何婚前協定。

於2004年4月15日，原告與被告訂立婚後協定，變更婚姻財產制度為分別財產制，並於同年4月26日向民事登記局申請將該婚後協定附註於結婚紀錄中。

按照上列事實，以及卷宗資料顯示（待分割財產卷宗FM1-21-0003-CIV第96至98頁），原告與被告之間的婚姻財產制度自2004年4月26日起轉為分別財產制。

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五百七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婚後協定自訂立之日起在夫妻間產生效力。

而依照《民法典》第一千六百零一條規定：“夫妻選用之財產制為分別財產制時，夫妻各自對其現在及將來之一切財產保留擁有權及收益權，並得自由處分之，但屬法律規定之例外情況則不可自由處分。”

原告於變更財產制度後方取得案中兩項不動產，該兩項不動產屬於原告的個人財產。

基於案中討論的兩個不動產屬原告的個人財產，原告對兩個不動產保留擁有權及收益權，可以對之自由處分。

二) 被告對物的占有或持有

首先，原告在訴狀主張被告是受其委託而管理兩個不動產，原告並沒有具體主張被告針對兩項不動產實施了哪些行為可構成其對不動產的占有。

原告僅在起訴狀提到被告在2020年5月20日收到其通知仍繼續管理兩個不動產，被告沒有理據占用及持有涉案獨立單位及車位，不過，此乃原告所作出的結論，而非真正的事實。

既然原告沒有主張任何具體事實，當然也不能證實任何關於被告持有或占有兩個不動產的事實。

此外，經過審判聽證後，原告亦未能證明所有關於委託被告管理的事實。

在事實層面，唯一獲證明的事實是被告曾處理包括案中兩個不動產的與家庭有關的財產。

*

依據原告在訴狀所陳述的事實，原告與被告之間存在婚姻關係，原告將其個人財產交託予被告管理，兩者之間存在委託關係，原告似乎欲指被告違反受託人的義務沒有將管理財產的收益交予原告，以及在終止委託後仍繼續管理財產。

原告僅在陳述法律理據時，援引《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條的規定，並要求被告返還案中兩個不動產並承認原告就兩個不動產所享有的法律權利。

審視原告主張的訴因（訴狀陳述的具體事實），原告與被告的主要爭議在於被告不理會原告明確終止對其所作的委託繼續管理兩個不動產（租賃）以及被告多年來沒有將管理財產所得返還予原告。

*

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五百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夫妻各自有權管理其個人財產。”

不過，該條第二款g)項亦規定，夫妻各自亦有權管理共同財產或他方之個人財產，但須獲得他方透過委任而授予管理權。

另外，《民法典》第一千五百四十六條規定：

“一、夫或妻按照第一千五百四十三條第二款a項至f項之規定管理共同財產或他方之個人財產時，無須提交管理報告，但須對故意作出之損害夫妻雙方或他方之行為承擔責任。

二、如夫妻之一方因獲委任而管理共同財產或他方之個人財產，則適用委任合同之規則；然而，除另有訂定外，管理財產之一方僅有義務就最近五年內所作之管理行為，提交報告及交出倘有之結餘。

三、如夫妻之一方在無他方之書面委任下管理其無權管理之他方個人財產或共同財產，而他方知悉此事且無明示反對，則適用上款之規定；如有反對，則實施管理行為之一方須承擔之責任與惡意占有人同。”

雖然案中的兩個不動產屬於原告的個人財產，被告作為原告的妻子可透過原告的委任而對之作出管理。

即使原告未能證明委任的事實（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條至第3條之答覆），但是，既

證事實指向被告一直在處理家庭財產，包括案中討論的兩個不動產。但原告遲至2020年5月15日方透過掛號信欲通知被告廢止其管理兩個不動產的委任。

換言之，考慮到兩人的夫妻關係，且兩個不動產由原告取得了多年，按照常理，原告是知悉此事而從無作出明確反對，說明原告是在與被告有共識下而將財產交予被告管理。

因而，對被告處理原告個人財產的行為，在原告未正式提出反對前，仍然適用委任的規定，但在原告反對後，便不再適用。

故此，我們將以被告知悉原告表示反對的日期為分界線審理被告就案中兩個不動產所作出的行為。

*

1) 2020年5月20日前

由於證明被告是在原告默示同意下讓被告處理其個人財產，直至原告作出明示反對前，即2020年5月20日前，被告事實上具備正當名義對原告的個人財產作出一般管理行為，無論如何，被告的行為便不能構成不法占有或持有。

2) 2020年5月20日後

2020年5月20日之後，被告顯然已沒有權利管理兩個不動產，不過，即使如此，我們還需要考究被告對兩個不動產具體實施以哪些行為侵犯了原告的所有權。

2.1 XX停車位

關於XX 26的停車位，案中僅有事實指被告曾負責處理此不動產，但是，到底被告對停車位實施了哪些行為卻完全不知道。處理甚至管理只是一個空泛的概念，當中包含繳付與不動產有關的負擔（例如管理費及地租），亦可能包括將之出租。

在本案中，不單沒有事實證明被告使用車位作自用，亦沒有事實證明被告曾將之出租。

因此，無論原告於2020年5月15日通知被告廢止授權之前或之後，均不能認定被告實際使用、占有或持有26車位。

*

2.2 XX大廈“AE5”的住宅單位

至於XX大廈“AE5”的住宅單位，被告有負責處理此一屬於原告個人擁有的住宅，不過，不同於停車位，既證事實還證明被告於2022年3月12日透過電話短訊通知原告從2022年

3月起再不會處理單位的租賃事宜，並告知原告就租賃期滿後的續租事宜可與承租人接洽的方式，並且原告已收到該年3月的租金HKD\$18,000元。

此一事實可以印證被告已將單位出租予他人。

根據卷宗第112頁至第114頁的租賃合同顯示，被告以原告的名義將住宅單位出租予他人，租賃期自2020年8月1日起至2022年7月3日結束，相關租金則存入被告的銀行帳戶。

被告能將單位出租，表示被告有單位的鎖匙及將之隨意支配及享益。

然而，被告將單位出租之時，已知悉原告明確反對其管理單位，並將之出租。

因此，被告其時肯定至少持有或占有屬於原告的住宅單位，而且持有或占有亦已不具備正當名義，被告在原告表示反對後仍然繼續管有原告的住宅單位，其時的行為確實侵犯了原告對該不動產的擁有權及收益權。

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認其所有權並返還住宅單位的請求應可以成立。

損害賠償請求

除了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請求，原告還一併提出賠償請求，要求被告返還自其取得兩項不動產以來其不能將之出租的損失。

《民法典》第四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成之損害向受害人作出損害賠償。”

另外，《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條規定，“物之所有人，在法律容許之範圍內及在遵守法律規定之限制下，對屬其所有之物享有全面及排他之使用權、收益權及處分權。”

首先，正如前述，於2020年5月20日前，原告默示允許被告管理其個人財產，因此，於此日期前，被告倘有的管理住宅單位的行為不可能構成侵犯原告對住宅單位的所有權。

其次，就XX停車位而言，由於未能證明被告曾占有或管有停車位，不存在任何被告實施的侵權行為。故此，原告無理據要求被告作出賠償。

最後，就XX住宅單位，於2020年5月之後，原告已明確表示反對被告繼續管理，被告仍執意管理原告的財產，不交出住宅單位的鎖匙，更將之出租，被告的此一行為侵犯了原告對XX住宅單位的所有權，被告的行為侵害了原告的自由使用及支配屬其個人所有的XX住宅單位“AE5”及對不動產的享益，被告確實實施了不法行為。

除了不法行為，損害賠償的成立還必須取決損害的存在。

原告未能將房地產出租，原告會因此而不能獲得出租的租金，抽象而言，原告必會

有損失。

原告主張其損失為當時單位的估計租值每月HKD\$15,000.00元。

另外，案中資料顯示被告在2020年8月開始，以HKD\$18,000.00元將住宅單位租出，原告要求的估計租值沒有與實際租值偏離。

在2020年8月至2022年3月前，原告的實際損失應為HKD\$18,000元收益，自2022年3月後，根據既證事實，原告已收到了租金收益，因此便再沒有損失。

因此，原告的損失應為HKD30,000 ($\$15,000 \times 2$) + HKD\$5,000 ($\$15,000/30 \times 10$) + HKD\$342,000 ($\$18,000 \times 19$) (08/2020 ~ 02/2022)，總數為HKD\$377,000.00元。

因此，被告須向原告賠償HKD\$377,000.00元，相等於MOP\$388,875.50元。

權利之濫用

被告抗辯指原告同意被告以家庭不動產收益用作家庭開支，被告在收到原告2020年5月20日的信函後亦詢問原告是否以其他方式支付家庭並要求作出回覆，但原告沒有回覆，而原告以租值追討賠償而不扣除物業的開支屬惡意行為，構成權利的濫用。

《民法典》第三百二十六條規定：“權利人行使權利明顯超越基於善意、善良風俗或該權利所具之社會或經濟目的而產生之限制時，即為不正當行使權利。”

首先，被告主張雙方有協議以家庭不動產收益作為家庭開支一事未能獲得證實。

而且，即使被告所指的事實獲證實，此事實亦過於空泛，缺乏任何具體協議內容，亦不能確定原告行使權利的行為超越善意原則。

至於原告要求的賠償沒有扣除開支屬惡意行為，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已指出《民法典》第一千五百四十六條的規定，無論夫或妻在有委任或無委任管理他方的個人財產，管理人有義務就管理行為提交報告；更何況被告是在明知對方反對下仍執意管理案中的住宅單位，將之出租予第三者。再者，被告答辯時亦從無主張其管理原告兩項不動產曾作出的具體開支，以便作出扣減，不能因被告本身的執意而為，而認為原告就物的使用權被妨礙而要求損害賠償違反善意原則。

故此，我們不認為存在權利濫用的情況，被告的抗辯不能成立。

原告的請求

原告提出下列三個請求：

- 1) 宣告原告為聲請返還澳門 XX 街 XX 號 XX 大廈 XX 樓 AE 座居住單位及位於澳

門 XX 街 XX 號 XX(停車場)26 汽車停車位的唯一和正當所有人，和宣告被告占用及持有該居住單位及車位是無依據的、非法的和惡意的；及

2) 判處被告承認原告對上述居住單位及車位的所有權，同時將居住單位連同門匙、車位連同停車場門的遙控、與管理相關的委任文書及倘有的租賃合同返還給原告；及

3) 判處被告賠償原告的損失，按每月 HKD\$15,000.00 計算，自 2006 年 4 月起計直至實質返還涉案單位，截至 2021 年 8 月，被告針對涉案單位須向原告支付賠償合共為 MOP\$2,858,250.00；以及按每月 HKD\$2,500.00 計算，從 2017 年 9 月起計直至實質返還涉案車位，截至 2021 年 8 月，被告針對涉案車位須向原告支付賠償合共為 MOP\$123,600.00。

一) XX 26停車位

就XX 26停車位的請求，綜合前面的分析，原告未能證明被告在違反其意願下曾使用、占有或持有此不動產，從而侵害了原告對此項財產的所有權，因此關於此一不動產的所有請求均不成立。

二) XX大廈XX樓AE座住宅單位

二.一 關於第1項請求宣告原告為此項不動產的所有人，根據前面的分析，原告確為此不動產的所有人，因此，此一請求可以成立。

*

二.二 嗣後無用

第2項請求：

雖然我們在前面的分析中認為被告確有侵犯原告對此項不動產的所有權，原告的此項請求理應判處成立，不過，根據既證事實，在原告提起本訴訟後，被告於2022年3月12日透過電話短訊通知原告不再為其處理此住宅單位及交回其處理續租的事宜。

上述事實無疑顯示被告承認原告對原告單位的擁有權且已將單位的管理交回原告處理，卷宗資料亦顯示原告已接手管理住宅單位的租賃事宜（卷宗第89至92頁）。

易言之，原告欲透過本訴訟獲得的法律效果由於被告的自願行為已然獲得滿足，已無須法院作出處理。

因而，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條e)項的規定，基於嗣後無用，駁回針對被告的起訴。

*

二.三 損害賠償的請求

根據前述的理據，原告의損害賠償請求部分成立，判處被告向原告支付澳門幣\$388,875.50元的損害賠償。

惡意訴訟

被告指原告清楚知道“26”車位是原告自用及沒有出租的情況下，仍追討有關之租金損失，且在計算損失時完全忽略由相關不動產所衍生的費用如管理費、地租等，認為被告刻意隱瞞事實真相，屬惡意訴訟。

《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

“二、因故意或嚴重過失而作出下列行為者，為惡意訴訟人：

- a) 提出無依據之主張或反對，而其不應不知該主張或反對並無依據；
- b) 歪曲對案件裁判屬重要之事實之真相，或隱瞞對案件裁判屬重要之事實；
- c) 嚴重不履行合作義務；
- d) 以明顯可受非議之方式採用訴訟程序或訴訟手段，以達致違法目的，或妨礙發現事實真相、阻礙法院工作，或無充分理由而拖延裁判之確定。”

本案明顯是夫妻關係生變而衍生出來的訴訟，涉案的不動產雖是原告的個人財產，同時亦屬於家庭財產。

案中既未能證明原告自己使用車位，亦未能證實原告與被告之間曾有哪些協議及共識。

事實上，在訴訟中與訟雙方各執一詞為己方利益主張或辯護，並引用對己方有利的法律觀點及理據實屬常情，雙方所陳述的事實南轅北轍亦實屬平常。

故此，在未能確定事實下，本院不認為原告的主張構成惡意訴訟，因此被告主張的惡意訴訟請求不能成立，同樣地，其要求原告賠償的請求也不能成立。

IV) 裁 決

據上論結，本法庭裁定原告的訴訟請求部分成立，裁決如下：

一)基於嗣後無用，駁回原告 **B** 針對被告 **A** 提起的第 2 個請求中關於判處被告承認原告對澳門 XX 街 XX 號 XX 大廈 XX 樓 AE 座居住單位及要求被告將單位連同門匙及租賃合同返還原告的請求；

二)宣告原告為位於澳門 XX 街 XX 號 XX 大廈 XX 樓 AE 座的“AE5”作居住用途的

獨立單位，物業登記局標示編號為 2XX3 的所有人；

三)判處被告向原告支付澳門幣\$388,875.50 元的損害賠償；

四)裁定原告針對被告提起的其餘訴訟請求不成立，並開釋被告；

五)裁定被告提出的惡意訴訟及相關賠償請求不成立。

**

原訴的訴訟費用按敗訴比例各由原告及被告承擔6/10及4/10（因嗣後無用明顯歸責於被告的行為，故訴訟費用亦由被告承擔）；惡意訴訟的附隨事項費用四個計算單位則由被告負擔。

**

依法作出通知及登錄本判決。

*

Quid Juris?

Ora, basicamente concordamos com a argumentação tecid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na parte acima transcrita, à excepção dos aspectos que passemos a expor e abordar:

1) – Em termos de matéria de facto, ficaram provados, entre os outros, os seguintes:

第一條

原告曾將上述C項和D項的住宅單位及車位交被告進行管理，包括將其出租、收取租金、繳交管理費及地租等？

證實對第十二條疑問點的答覆。

(...)

第十二條

因家庭原因，被告一直以來都負責管理與家庭有關不動產，包括

涉案的兩個不動產？

證實被告有負責處理與家庭有關的不動產，包括確定事實 C)項及 D)項的兩個不動產。

Não resta dúvida que os imóveis em discussão eram da propriedade própria do Autor, daí que ele pode usufruir das utilidades proporcionadas pelos mesmos, podendo dispô-los a seu bel-prazer. Entretanto, ele igualmente tem de assumir as obrigações decorrentes da qualidade de ser proprietário, pagando nomeadamente as despesas inerentes, ex. despesas de administração, os impostos, as despesas de reparações ...etc.

2) – Como não ficou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Autor consentiu que as rendas pudessem ser utilizadas para as despesas familiares (*tal como se refere anteriormente, a matéria de facto alegada neste ponto é muito deficiente, pois não foi alegada a existência de vida familiar comum, nem as despesas familiares concretamente gastas durante o período de tempo em causa*), mas conforme a matéria constante da resposta do quesito 1º e do 13º, parece que houve despesas inerentes, ou seja, despesas inerentes ao imóvel em causa, tais como: impostos, despesas de administração, que eram suportadas através das rendas recebidas. Todas estas despesas devem ser suportadas pelo proprietário, Autor/Recorrente, neste caso.

3- Nestes termos, na suposição de reconhecer ao Autor/Recorrente o direito de receber as rendas referidas na sentença recorrida, devem ser descontadas as despesas gastas pela Ré, enquanto administradora do imóvel (de facto), com as rendas por ela recebidas, a comprovar documentalmente pela Ré em sede da execução da sentença, pois tais despesas alegadas pela Ré, ex. de

administração, de impostos e demais, podendo quase todas elas ser comprovadas mediante documentos.

Pelo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deve ser alterada para os seguintes termos:

Condenar a Ré a indemnizar o Autor/Recorrente no valor máximo de MOP\$388,875.50, deduzindo-se o valor das despesas inerentes ao imóvel em causa, nomeadamente as despesas de administração, os impostos e outras despesas necessárias, a comprovar-se documentalmente pela Ré, em sede de execução da sentença.

Quanto ao demais, mantém-se o decidido pelo Tribunal de 1ª instância.

Procede assim parcialmente 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Autor.

*

Síntese conclusiva:

É a Ré, cônjuge e “administradora” (de facto) de bens próprios de outro cônjuge sobre quem recai o ónus de prova no caso de aquela invocar que as rendas provenientes dum imóvel que foi dado de arrendamento a terceiro e que ela utilizava as rendas para suportar as despesas domésticas, caso estas existam.

*

Tudo visto e analisado, resta decidir.

* * *

V – DECISÃO

Em face de todo o que fica exposto e justificado,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2ª Instância **acordam em conceder provimento parcial ao presente recurso:**

1) – Julgar improcedente a impugn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feita pelo Autor, mantendo-se as repostas fixada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quesito 12º e 13º).

*

2) - Condenar a Ré a indemnizar o Autor/Recorrente no valor máximo de MOP\$388,875.50, deduzindo-se o valor das despesas inerentes ao imóvel em causa, nomeadamente as despesas de administração, os impostos e outras despesas necessárias, a comprovar-se documentalmente pela Ré, em sede de execução da sentença.

*

3) - Quanto ao demais, mantém-se o decidido pelo Tribunal de 1ª instância.

*

Custas pelas partes na proporção de decaimento.

*

Registe e Notifique.

*

RAEM, 17 de Julho de 2024.

Fong Man Chong
(Relator)

Ho Wai Neng
(1º Juiz-Adjunto)

Tong Hio Fong
(2º Juiz-Adjunto)